

陕军又一力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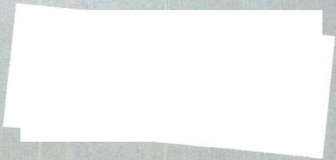
迷乱的 诱惑

杨志鹏
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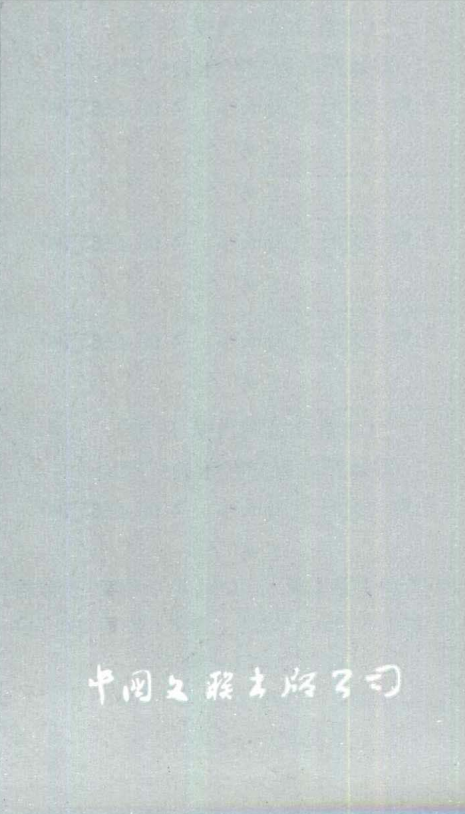
杨志鹏《惑》字系列长篇小说之一

杨志鹏《惑》字系列长篇小说之一



迷乱的诱惑

杨志鹏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新登字 172 号)

迷乱的诱惑

杨志鹏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青岛开发区华信印刷厂印刷

(青岛开发区武夷山路 邮编:266555)

*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32 开(850×1168 毫米)11.5 印张 5 插页 220 千字

印数:20001—30000

ISBN 7-5059-0932-0/I·664

定价:10.80 元

如有缺页、破损,请邮回印刷厂调换



杨志鹏,1955年5月生于陕西洋县。那里是蔡伦造纸的地方,然而祖辈却难有识字的。幼时哭闹不止,被母亲抱着认于三根石条铺就的桥,取名三桥。读完中学,不谙世事,改名志鹏。种地、当兵、上大学,而后被卷进沿海经济潮,从沙漠到大海,如陆地漂浮,自己作了自己的岸。著有《玄黄》《世纪之光》等文学作品200余万字,获得两次全国、五次省市文学奖,还当选省作协理事,然一切恍如梦中,不敢说写出了满意的作品。古人曰:登泰山而小天下。我登泰山而小我。狂热地宣扬现代文明,却怀疑自己有一天会到深山去隐居。

有母校才有《迷乱的诱惑》,那是一个生命的驿站。我向珞珈山致敬!

羁绊。实际上，线是下不能过身的，可那一下却使线在转过的一瞬间竟却得一千二净，因为眼前一个无与它比竟将推开了狭窄的空间，屋子四壁已不复存在，展开了一个无限广阔而奇异的世界。

那是一个怎样的女人的杰作呵！线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线感到了线的想像的灵感和构思的抚弄。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顶峰，但何弱者的仰望却显得徒劳的；那是一个恒古的原始森林，但何非份的年代却是可笑的。

“你得意吧。”她说。——铺

海啸的轰鸣铺天盖地，线的脑子里那幅长久的画面破碎而飞逝。迷幻的灯光变得眩惑起来，四壁在迷幻中晃动，切割的色块摇摇欲坠。

“大艺术家。”她叫。

线猛地惊醒。线知道线的眼光在发呆。

“线改变了构思。”线说。

“线只是模特儿。”她说。

生命的高峰掀起了丰富的艳阳，恒古的原始森林展开了绿色的还童。她的笑，是那么的淡，

作者手迹

目 次

卷 一

宗教的礼拜天	(1)
--------------	-----

卷 二

白与蓝	(93)
-----------	------

卷 三

雾障	(209)
----------	-------

附 录

白色的季节	(305)
蓝色的童话	(314)

争鸣文章选辑

- 人爱与爱人的警策(吴为) (83)
——《宗教的礼拜天》的文化反思
- 偏颇与谬误(柳文) (89)
——《宗教的礼拜天》的反文化倾向
- 爱的倾斜(丁绍敏) (200)
——读《白与蓝》
- 逃脱的坚硬(海风) (204)
——《白与蓝》的命运选择
- 让生命更自由(海天) (291)
——谈《雾障》的深层思考
- 走出人生的雾障(王全力) (297)
——《雾障》的人生启示
- 珞珈山,滋生爱情的土地(跋·宋清海)
..... (322)

卷 一

宗教的礼拜天

在遥远的人类的童年，在一个神秘的下午，山顶滚动着冬日，裹住了苍山和云海，天和地融为一体。一个吼叫和回音同时鸣起的声音，从远古传来。我参加了一个庞大的图腾仪式。穿着树叶与兽皮的男人女人、大人小孩，虔诚地跪倒在山腰的平台上，颤栗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，山风呼啸而过，满山摇撼着生存的欲望。他们的前方——山峰与山峰的垭口，矗立着一个巨大的难以想象的生命之塔——先辈们花了十年时间构建的。在落日的光辉中，山峰退缩到遥远，在倒塌在崩溃，而唯有生命之塔，巍然挺立，超山峰超天地超人类地矗立着，接受着崇拜。

“呜——哇——”喊声铺天盖地，万人嚎叫掀起十万座大山，那条和天地一块诞生的大江，刹那间暴出寂静，博大的空间只有这图腾的吼叫在撞击，在分割，在统一。我看见那金色

中闪着血光的夕阳，将生命之塔镀上了七彩，炫目的光晕变换着，跳跃着，如同现代人类的激光闪烁。它开始是笔直的，转而是扁平的，终于膨胀，占领着空间。夕阳坠落了，光辉隐退了，生命之塔如七月艳阳高照，普天下生灵兴奋，奏起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歌，走向了死亡，走向了永恒。我挽起生存与空间穿过茫茫海天，走过人类历史，迈进了现代人类的高等学府的图书馆。

是的，一定是他。当皮鞋敲打地面十二次之后，她终于看见了他。是的，就是他。每个星期天，就这时，他第一个踏进图书馆。也不知为什么，他总是到这个馆里来。她虽然只有二十二岁，可她大学毕业已经一年了，她在这个位置，整整坐了一年了，她见过的人太多太多，一万名本科生，三千名研究生，几乎都踏进过这个图书馆，可她却偏偏注意了他。什么时候注意的，她不清楚。只记得，也是一个星期天，就这时，他来了，递过证件，她看，是研究生，待他进去，她打开细看，他叫齐天，哲学博士研究生，怪不得满脸哲学，满身哲学，进门时仰首挺胸，出门时目不斜视。三十五岁，一个成熟的年龄，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年龄。她对他一笑，他接研究生证的一刹那，还她一个多雪的冬天，一个即将死亡的哲学的脸。鬼样子，童年的时候，一定挨过他妈不少的巴掌，屁股永远是青的，不然不会有这么一张脸。

放下证件，进去。

她朝他的脊背狠狠挖去一眼。

我径直走到那排书架前，抽出《世界的诞生——中国神话之初探》，翻到没有读完的那个段落。中国的创世说开始了。

盘古问天：“世界的末日来临？”

天说：“人类要再生。”

盘古再问天：“他们犯下了什么罪恶？要接受这样的惩罚？”

天回答：“你的使命只有一次。”

盘古说：“我并不觉得累。”

天说：“三重地狱，三重天堂。一层地狱不算地狱，一层天堂不算天堂。”

盘古问天：“我该死了？”

天说：“死吧，早一天。”

盘古触天，亡。普天之下，顿降暴雨，天地一色，雾海茫茫，山崩地裂，电闪雷鸣。天堂与地狱不复存在，天神在和土地紧紧拥抱。转眼间，浊浪滔天，山呼海啸，空间里一片死亡，时间里塞满疯狂。洪水未到之前，人山人海，却如蚂蚁搬家，乱哄哄满世惊慌；洪水盖过的地方，骤然变作汪洋，生命未发出最后一声呐喊便已死亡，房屋的倒塌与森林的毁灭，顷刻间犹如冰块粉碎，坠地而被洪水吞没。

世界剩下最后一座山，急剧的洪水向它涌来，山在迅速变矮。就这时，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，奔向山顶，他们惊恐万状，紧紧拥抱在一起，女人周身颤抖，呼吸急促，胸腔里叫着哥哥，呼唤着救命。男人圆睁着双眼，仇恨地对视着死亡前的世界，

他无法搭救自己的妹妹，却愿意在死亡前让她享受片刻的安全和宁静。他不祈求上苍，他不呼唤地神，他只让他的心脏奏起一首安魂曲，让妹妹听着，让妹妹安详。就在这瞬间里，他经历了死亡到再生的里程，他的生命得到了升华，他终于镇定地面对必然要经历的死亡。他战胜了死亡，他已获得了永生。当妹妹抬起头看哥哥一眼的时候，她不再恐惧，她不再惊慌，她猛地埋下头去，紧紧贴着哥哥的心脏，她听到了人世间原有的一切恢宏，感觉到了人世间原有的一切安宁。她享受着永远的喜悦，她聆听着永恒的心声。洪水不再奔流，暴雨不再疯狂，一个春光，一片夏日，一溜秋色，来到人间，来到兄妹的面前，涌到他们的心里。冬日不再来，人间从此无严寒。兄妹入梦乡。

骤然，山峰只剩最后一抹，仅仅容纳四只脚。一峰巨大的浪头从天而降，粉碎了空间。

他们却依然安静。

浪头击碎了山峰，四只脚踏着的生命载体开始漂浮。巨浪开始平息，洪水开始平缓，汪洋变得宁静，水面出现弧线。摇撼的空间总归平静，一轮硕大无比的红日从水面升起，滚向太空，光芒四射，水流呈显透明，而后湛蓝湛蓝。那漂浮着的生命的载体，白得发蓝，蓝得发紫，托起一对冰雕玉体，铮明透亮。皮肤下涌动的血液缓缓波动，从心脏溢向四肢，那冰雕玉体开始泛红，终于与太阳的光芒融合，变作了两轮光华四射的太阳。

洪水退去，天地复原，两兄妹突然发现，山峰并未粉碎，生命的载体并非弹丸之地，而是整座移动的大山。再看，洪水并未吞没一切，森林依在，土地依在，江河依在，大海依在。毁坏

的只是人工的做作——房屋与农田，工厂与道路；一切自然依旧，闪烁着生命的光辉。

当他们把眼光收回的时候，才发现了自己赤身裸体，一丝不挂，而且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就这一刹那，生命的激情狂奔起来，他们各自感到了对方肉体的温暖，也许就一刹那，一切的一切都会出现。猛然，前人类的全部记忆复原。

那是什么？

那人穿着齐整的衣服，满脸放着威严的光辉，他伟大，他神圣。他们把他叫爷，父亲把他也叫爷，爷爷依然喊他爷。记忆告诉他们，他们必须遵循前人类的全部规矩。他是大地，他是皇天，他是主宰前人类行为的法官。

他们是兄妹，他们是前人类一对夫妇的亲生儿女。

就这一刻，他们各自击对方一掌，奔涌生命的肌体骤然分开，站到了五尺之外。

他们惊慌，他们惊慌得比洪水奔涌而来之前还要惊慌，他们惊慌得失措，他们惊慌得发傻。他们感到了比死亡前更大的恐怖，他们呼唤着前人类祖先的名字，他们祈求父亲的宽恕。猛然，他们跪倒，面对中天的红日叩拜。他们磕得鼻青脸肿，他们吼得嗓子发哑。他们终于感到疲惫，终于感到了饥饿。他们觉得，该吃饭了。他们对视一眼，看到了那最初孕育生命之体的圣地，他们立时收回了目光，慌乱地从地下抓起枯叶，盖住了那片圣地。

他们不再羞怯，他们恢复了饥饿的感觉，周身劳顿无力，血液与筋骨统统被抽去，只剩一团软软的肉。他们挣扎着挪步，去寻找吃的。妹妹跌倒，哥哥扶起，他让她坐下等，他去采

摘野果。她瞅着他远去的背影张望，她看到满山的碧绿和浓黄，是春天？是夏天？是秋天？是冬天？四季都在，万物齐全。她终于感知，已不同于前人类。她的目光，终于拖回哥哥那疲惫的身影。他采来的是成熟的山葡萄。熟得泛紫，熟得透明，熟得不忍心吞下。可他们还得吃，而且发疯地吃。

他们的体力恢复到正常，他们说好了去寻找同类，他们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他们一样的偶然生存者。他们说好了一个月之后相会。

三十天，他们各自走完了四方，未发现前人类的任何痕迹，他们在草丛中各自作了一个相同的梦，天说：寻找是徒劳的，这个世界从此只属于你们兄妹。他们起身，身下的草丛枯死发黄。他们相信，这是天意。于是，当他们相会在山顶的时候，他们互说了那个梦，他们坚信，他们将是新人类的祖先。也就这个时候，他们的生命的激情复苏，他们各自瞅准了对方。山峰即刻倾倒，四季即将消亡，他们的眼里冒着血，连眸子也被烧成了红色。

哥哥说：“我二十。”

妹妹说：“我十八。”

生命在二十与十八凝固。他们在拉近距离，他们在互相呼唤。他们猛然拥抱在一起，他们要箍碎空隙，箍碎灵魂，让肉体合而为一，让生命的火焰燎遍周身的每一个细胞。

“你们是兄妹！”一声吼叫，他们被各自的颤栗击倒。那个威严又出现，他们喊他爷，父亲喊他爷，爷爷也喊他爷。

“这是新人类！”兄妹终于站起。

天昏地暗，天空阴森，寒风习习，眼前一片混沌。

他们跪倒，叩拜三下，天地转晴，日光跃出。然而，他们惊魂未定。当他们回眸身后的刹那，他们看见了一盘石磨，坚硬的麻石打成，泛着青光。石磨已经古老，是前人类的遗物。冥冥之中有暗示，哥哥脱口说出了感觉。于是，他们走向了石磨，哥哥扶起上扇，妹妹掀起下扇，兄妹向背，两扇石磨各奔东西。在山峰的两端，石磨滚下。猛然，天地摇撼，隆隆声响射向无边，山地崩溃，江河倾斜，万道光芒追随石磨而去，在山腰的凸处，同时出现两块巨大的顽石，刺向青天。两扇石磨突然受阻，砰然相撞，改变了方向，天地仍然撼动，声响依然隆隆，然而它们在拉近距离，它们在相互靠拢。就在滚向山根的一刹那，妹妹掀起的那扇跳出很远，骤然倒地，倒在了厚厚的草丛中，压出一个平坦。哥哥扶起的那扇，却像遇了阻力，速度减缓，慢慢滚向草丛，就在靠近那一扇的片刻，停住，转向，跃起，一声惊天动地，两扇石磨合拢。

山顶的兄妹，看到了这一切。

“这是天意。”哥哥两眼射出欲火，燃烧的眸子腾起万丈烈焰。他的双手，伸向腰部，猛地一掀，藤条串就的草衣，砰然断裂，树叶散架飞落，坠地有声，奏起一曲生命的序曲，绿色的大地托起一座巍峨的高山。红日从对面山垭跳出，金色的光线穿过茫茫太空，坠进黑色的森林，千军万马掀起镇海神针——生命之塔，高扬宇宙的真理。生命之塔拨开重重光线，巍然矗立，与中天的红日相对，映出两个不同的世界。妹妹看见了那两轮同样耀眼的红日，可她不知道哪个更红，哪个更烈。瞬间的选择，她走向了哥哥，走向了烈日覆盖下将要杀过大江大河的精兵良驹所簇拥的战旗。

妹妹倒在了草丛中，缓缓解开了胸前和腰间的树叶，前人类的一切文化就此消逝。简单的和复杂的几何图形，单调的和优美的弧线运动，白皙的和浓黑的色彩反差，高音的和低音的音阶变化，雄壮的和细腻的乐曲弹奏，抒情的和叙事的诗歌吟诵，东方的和西方的建筑设计，氧化的和还原的化学反应，固体的和液体的物理属性，远古的和近代的考古发现，温暖的和冷峻的四季更替，一切的一切，凝聚成熠熠闪烁的裸体——一个伟大的母亲的原始生命。妹妹摆开了双腿，将拥有的宇宙亭给了东方，中天的红日因此而更加明亮，在黑色光线的中央，生命之泉亮出千万颗恒星，展开一片银亮的大海，滋润生命的热流，汹涌澎湃，如大江奔腾，述说着未来的神话。天地顿开，混沌世界即刻风和日丽，前人类的一切罪恶和凶残从此消亡，生命高唱着本体的赞歌。

高山移向大海，去创造平原和草地。哥哥走向妹妹，高举着生命之塔——燎动的火炬，闪烁的银器，高山之峰，大地精灵。它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擂响了临战的锣鼓。山崩地裂，江河咆哮，真正的再生从此开始。

生命之泉敞开了原始的大门，将无私的情怀坦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；生命之塔涌动着全部激情，去接受神圣的洗礼。生命之塔与生命之泉终于弥合，十万生命细胞开始了图腾崇拜。

新人类从此诞生。

二十二岁助理馆员的目光，牢牢挂在哲学博士的脸上。哲学病了，哲学不再哲学，那张深刻的发青的脸，竟然还有血液